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六

宋　祝穆　撰

居處部

館驛

群書要語館客舍也說文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六帖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以待朝

聘之官也周禮地官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館秋官司寇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江漢詩註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禮歲癸未之遷逐旅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韓知別賦詩句風帆數驛亭杜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李廱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坡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柳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狐裘眠客舍章臺折

畫青青柳坡

古今事實

適館授粲

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賓至如歸

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壊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

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賔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賔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賔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冦盜亦不畏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

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乃築諸侯之館襄三十一年

有壞必葺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為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日如始至昭三十二年

致餼授館

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語

假館受業

曹交問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舍館未定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傳車驛騎

田横懼乗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乗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乗一馬曰乗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躬自菲薄俸禄皆以給之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庫奴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郊迎賓客縣次與給食注次路也

第如傳舍

許伯入第蓋寬饒謂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詳見里第門

亭長不知

趙孝平王莽時父爲田禾將軍以父任爲郎嘗告歸步擔欲止郵亭亭長不納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過何時至孝平曰尋將到　劉寵免太尉歸清儉出京師欲息亭傳舍亭吏止之曰整頓以待劉公寵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飾廚傳

漢宣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昭曰廚謂飲食傳謂舍言脩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謫使代郵

楊震傳云謫震諸子代郵行書注說文云郵境上行書舍

亭有鬼

東漢王忳除郿令到官至斄（音台）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曰仁勝凶邪徳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寃為亭長所殺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本傳）

虛館以待

管寧與王烈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待之

移牛屋下

褚公裒為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

人多未識公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爾時吳興沈縣令嘗送客至浙江客至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遥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名令於是大懅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慙公與之宴酌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公送至界

投驛不讓

唐元稹爲御史自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参軍

視事於廨

李吉甫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吉甫命菑除其廨以視事

擅乘驛馬

高元裕以右補闕名道商州會方士趙歸真擅乘驛馬元裕詆曰天子置驛爾敢疾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驛舍美婦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内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必有疑俟君回輮别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丁晉公曰此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劉禹錫

太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逵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駟遞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縻羨財募游手逮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説琢石而記曰在兑之方面

玄負陽門衢周道墻陰行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堊塗宣哲瓴甓剛滑術精于内也蘧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槖示禮而不恩也内庖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孥行者有别邸周之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别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烟四時萬象來眤於我走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

氏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為雄州非閒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于從政而决行其言者乎

褒城驛記　　孫樵

褒城驛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駟奔軺以去以来轂交蹄劘由是崇

侈其驛以示雄大葢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魚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百人殘暴乎語未旣有老甿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

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戸口日益破疆場
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
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
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
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者三歳再更故
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
縣令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
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

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户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畊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古詩

題小猿呌驛　黄知命

大猿呌罷小猿啼箐裏行人白晝迷惡藤牽頭石齧足傴牽兒随淚陸續我亦下行莫啼哭

律詩

宿杉嶺驛　鮑照

溪驛舊名杉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宿洞口驛　錢起

野竹通溪冷泉聲入戶鳴往来人不到寒草上階生

館　杜甫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永嘉上浦館逢張客卿　孟浩然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隣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題宛溪館　李白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山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于今獨擅名

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劉長卿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莫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題褒城驛　元稹

嚴秦脩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萬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時悵望東山去等閑題作詩

宿山驛　張濵

驛在千峯裏寒宵獨此身古墳時見火荒壁悄無隣月

白翎鷥鳥雲間欲就人衹應明日鬢更與老相親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白居易

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説着遠行人

元和甲午嵗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衹召赴京宿于都亭有懐續來諸君子

劉禹錫

雲雨江湖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

今夜初聞長樂鐘

題驛舍　　盧秉

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糴黄粱買酒尊但用有錢留客醉

也勝騎馬傍人門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

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

留一絶云　　蘇子瞻

簷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陽作奴婢

不知賞得此人無

汲黯傳云得匈奴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以謝天下

宿皂口驛　楊廷秀

暫投破驛歇征驂喜見山光政蔚藍不奈東風無檢束亂吹花片點征衫

題湘中郵亭壁　左鄞漁隱

疊疊山腰繫冷雲踈踈雨脚弄黄昏松聲更帶溪聲急

不是行人也斷魂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李郢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過日仍聞官長清麥隴荒凉當水店鱸魚鮮美稱蓴羹王孫客棹殘春去相送河橋羨此行

宿黄花館

楊發 文鑑

孤館蕭條槐葉稀暮蟬聲隔水聲微年年爲客路無盡

日日送人身未歸

詩話

空館女歌

竟陵椽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黄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録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着

損名驛婦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熈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熈載謂所親曰陶委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驛舍娭媵六朝書半年乃畢熈載使歌姫

秦蒻蘭衣敝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謹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祇得郵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中主燕客穀凛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冷齋夜語

第宅

羣書要語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釋名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東北隅謂之突

爾雅欂櫨注欂也說文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同上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伊蝛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曲禮正中曰棟次曰楣注儀禮具饌於西塾注西門外也同上設洗直於東榮注屋翼也室東南隅謂之窔室

西南隅謂之奥七尺曰仞八尺曰尋（同上）儒有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注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
環堵之室（高誘註禮記）蓽門圭竇蓬戶甕牖（禮記）圭竇者墻上
鑿門上鋭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安於室之東
西為赤白戕糊之象日月也（程泰之演繁露）國宅無征注城中
宅無税也（曲禮）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注宮室始
成祭之為落（左）高其閈閎（左）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左）子
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左）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註蕭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恭焉謂之蕭墻

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淮南子

令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吾丘壽王傳

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更二千石受小第室註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漢書

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初學記

高明之居鬼瞰其室楊雄解嘲

温房承其東序凉室處其西偏何晏賦

大廈眈眈文選

厚棟

大厦夷庭高門(柳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文選)霜斤沐楹玉沙瑩礎(盧肇)陳圭置臬(正永)瞻星揆地(日閭銘)編霜茨緝寒茅構鳴噪之所集築町畦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滂之汀瀅塞井甃之淪坳織宿楚以成門藉竹扉而為戶既取蔭於庭樾又因籬於房杜(沈約郊居賦)厚貨居肶移于閻壤伐惡木剃奥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常所未覩倏然互見(柳文)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槫櫨節梲

之華不斲椽不翦茅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柳茅亭記）蒼翠詭狀綺綰繡錯（同上）堂既成葺以白茅爲取省費也時無良草且不能彌縫其上大雨溝下如注焉天方晴烏攫拏不少置爵鷇取乳童兒階而取之紛紛藉藉焉汎掃罷於奔命於是議易以瓦（洪邁東堂記）蛛都于簷蜂牖于房螘國于垤蒲盧宮于窓是四物者耏麽類也一不當其居知整芘焉人而不能如惑矣（洪泌葺軒記）余家貧數畝之宮有二十楹兄弟環而居之而

又有附庸其間者大房所得財丈五瓶罌巾絇庋置鶴列婦子揮汗成雨左足下榻右屨已及寢門之外矣方春雨滛漏無乾所寒廳之下水可涉也高風一下惴乎其將壓焉洪草堂記

詩句歸身蓬蓽屋選茅茨寄短椽杜茅簷古木齊王華屋豔神仙杜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李見桐猶識井看栁尚知門左緫舊宅蝸涎蠹畫梁杜牧潭潭廣廈居咳唾生餘響屏山一林瘦竹吾菟裘坡幽居地僻經過少杜

古今事實

孔宅聞絲竹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美哉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賀也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

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下

買宅自污

高祖數使使問蕭相國何為客說曰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何從其計

視如傳舍

平恩許伯入第蓋寛饒賀之酒酣仰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惟謹慎為能久

田宅分人

吴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分以與昆弟外家續漢書

起白屋

吾丘壽王傳今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低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絶賔客往来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謐為人亢毅常於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明帝收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之魏畧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第為容棺之墟

推宅與友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

拜母有無通共本傳

借宅裁竹見竹門

塓成宅相見塓門

題門賣宅

齊庾杲之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亮曰

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淳實不賣矯飾如此

因產木辭官

後魏王羆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問其故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所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法以此致辭耳

兄辭裨宅錢

宋蔡興宗父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

禆宅直興宗白毋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贖魏徵宅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白傳

綠野堂

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閹孺擅威度不復有經

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别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文宗復詔節度河東曰爲朕卧護北門可也未幾度薨

疏沼種樹

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爲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

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别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栁浪茱萸泮普半反水涯辛夷塢與裴廸游其中賦詩相訓為樂

詔不毁宅

田游巖隱箕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乗傳赴都帝嘗奉天宫游巖舊宅直宫左詔不聽毁天子自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宅氣索然

浮屠泓與張説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恠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將索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重闗複壁

李林甫爲相自見結怨者多憂刺客竊發所居重闗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草堂

杜甫在成都𠋫南節度使裴冕為卜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或以為嚴武非也

求買山錢

戴苻山人問襄陽節度使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

細腰細腰應諾問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相宅吉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為王鍔宅安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不成馬燧宅為鳳城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復完也盧氏雜記

厚遺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貧甚鉉名之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致是也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摭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

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塵史

室美可懼以下係侈美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臣意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說苑

兄爲美室

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

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開第康莊

自淳于髡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鄒奭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拜相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名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治宅甲諸第前堂羅

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爲人起宅

郄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室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宫舍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廳事極高壯椿往爲本郡人呼爲王太原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王太原宅未幾爾

朱榮居椿宅榮封太原王焉

木妖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號木妖南部新書

果市佳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佳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

必買此宅

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江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屐濯足自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錄異記

旁撤民廬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旁撤民廬怨聲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六帖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礙磓厩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為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

乘車一遊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萬數及宅成韓王時為西京留守已病矣詒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于捐館不復再來矣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為閎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脩不得筆談

蓬戶桑樞以下係甲陋

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莊子

在陋巷

顏淵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宅窮僻處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以席為門見門門

一區粗足

河間王孝恭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别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殁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何以家為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蓬蒿滿宅

後漢張仲蔚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閒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賔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籬垣

吴隱之為廣州刺史盧循寇南海隱之為所得久方得反數畝小宅籬垣側陋内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本傳

茅舍以居

晉羅含為桓温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小洲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蔬食晏如也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本傳

切責華美

後漢長孫道生位司空第宅卑陋出鎮後子弟頗更脩

繕起堂廡道生還曰今强冠尚在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毁宅

蝸牛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雪中袒卧人視之並如故後至百餘歲卒

小船岸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給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

處無屋舟居無水後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

如逆旅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恠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繼踵宛其死矣定是誰室

不以官廨益宅

梁呂僧珎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僧珎舊宅在市北

前有督郵廨或勸徙廨以益宅僧珎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産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客蓋而屐

崔鄖室處卑陋無步廡至霖潦則客蓋而屐以就列位

無十尺舍

元德秀未嘗有十尺之舍

不營美宇

唐李義琰爲相宅無正寢弟義璡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卒不許木久腐乃棄之

玉川破屋

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 韓寄盧仝

脩葺傷百虫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之恬然自若堂屋敝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歸田錄

第宅卑陋

杜祁公衍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巾綈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爲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言行錄

廳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沆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温公訓儉

燕居凝塵

吕正獻公公著燕居凝塵㴱案澹然弗顧所用研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饌家塾記

無地起樓臺見儉約門

不肯治第

范文正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日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遺事

賜以近第以下係賜第

孝惠及高后德汝陰侯夏侯嬰脫孝惠於魯元下邑之閒乃賜北第之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注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爲起第舍

張遼字文遠爲晉陽侯累有戰功魏文帝曰此古之卲虎也爲起第舍

輟殿材賜

魏徵宅無堂太宗方造小殿乃輟其材以賜之

賜第及田

德宗賜李晟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園林女樂八人盖妝復長安之功也

古今文集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梁徐勉

家世清廉故常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

於東里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
宅倘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始歷年粗已成立
桃李茂密梧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
有臨眺之美孤峯藂薄不無糺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
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
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也非徒
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閑居賦　　潘岳

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於是退而閑居洛水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桀而高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

之終始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
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欝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
侯烏椑之柹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
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
落漫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
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蘘荷依䕃
時藿向陽緑葵含露白薤負霜㭗垂陰車結軌陸摛紫
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雪巢賦　　楊廷秀

天台林君景思之廬字以雪巢尤延之為作記廬陵楊某復為賦之其辭曰

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有美兮先生相宅兮木杪厭人寰兮喧卑薄市門兮囂湫壑谷奥渫蝸廬褊小陟彼懸崖天紳之涯竒峰日拂枯松霄排飛上萬仞之顛旁無一寸之階我營我巢維條伊枚命黄鵠而銜枝驅玄鶴而曳柴斧辛夷以為柱刈山桂以為棟蘭橑椒其有

芬荷盖岌其不動將旁招樵夫朋盍溪友以落之且有日其善頌矣夜半風作頻撼林薄天駭地愕山跳海踴已而寂然四無人聲黯天黑而月落忽入窓之夜明恍身墮於冰谷羌刮骨其寒生竆猿嘈嘷飛鳥獨鳴先生夙興而視之但見千里一縞羣山失碧翔玉妃以萬舞飄天葩之六出皓皓的的繽繽藉藉盖朔雪十丈朝沒吾巢而無人跡矣先生舉酒酹曰巢成雪至雪與巢會式瑤我室式珠我廨空無一埃㸃我勝槩繼自今匪仙

客其勿迎匪詩人其勿對廼搏冰漿與雪汁飲兎鬚於墨瀋大書其楣曰雪巢標俗子出諸大門之外

南溪樟隱記

祝和父穆

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滸有喬木一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名者也其壽當三百餘載而大且二十圍團栾偃蹇庇及數畝老根盤踞高突地面如巨石礧砢余因募工畚土厚培其根使平若一臺可坐數客久焉根入土深得所滋養枝葉益敷暢停午日不穿漏夏五六月

清陰敷地暑氣不入凉飔時來方春穉緑競茂藹若雲屯及玄冥凍沍此獨挺秀余愛護封殖每為賦甘棠之詩余聞昔有商山之老戲於橘中者謂之橘隱後世效山陰之種竹者謂之竹隱慕彭澤之采菊者謂之菊隱擬孤山之詠梅者謂之梅隱余愛此古樟遂名吾廬以南溪樟隱暇日搜閲書篋得晦菴朱子所書四大字適契余所命名若有天相因亟模勒揭於廳之楣即其右闢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大字為扁以表古樟之

雅致室僅容膝處勢寂高平挹翠嵐下臨綠浸隔岸擔簦負笈之行人中流披蓑鼓枻之漁父皆可坐見於衽席之上市廛雖近而一塵不侵余蓋於此而讀書以求聖賢為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之意日力有餘則獨取古人嘉言善行類成巨帙窮年矻矻皆手自抄録樂而忘疲令一二書行于世者幸有揚子雲不以覆醬瓿也乃若坐久神倦起而欠伸則信手拈前輩詩文一二帙緩誦微吟戰睡魔而却

之此則樟隱之成趣也其西則築小樓四楹與廳對峙又取南軒張子所書藏書閣三大字揭扁樓上雖余無資聚書不能多視鄴侯插架特泰山之毫芒然余性健忘不可無書舊所讀不復盡記必藉檢閱積久抽取簡帙散亂則必次其甲乙使如舊序剔去蠹魚爆以風日蓋茲樓也檢書則登整書則登曝書則登當此之時窓櫺四敞不妨眺望以舒暢心目至於秋霄奐豁月鑑澄鮮朔風怒號雪絮飛舞乘興一登便覺水晶宮闕瓊樓

玉宇去人不遠此又樟隱之勝槩也噫余晨興而啓吾扉出入而涉吾庭仰而瞻吾巨扁銀鈎鐵畫動有法度則思其人儼若先儒之臨其上顧而見吾古樟龍身虬柯昂霄聳壑則愛其木凜然歲寒之友在吾側是則吾廬雖甚湫隘卑陋而雄麗偉特之觀固不在於輪奐之美也繄我後人之居於斯者其必讀韓昌黎示兒之詩使有賢卿大夫相過考評道之精粗以不迷厥初可也其必思朱子所記先大夫遺事以克稱天之報施其將

在此之語可也審能如是則庶幾亦不貽林慚澗愧之
譏而凌霜傲雪之標當相與輝映於無窮此則余之望
也是為記
先君子幼孤文公朱夫子重渭陽之念實教育于
家塾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西山蔡先生勉齋
黄先生特加敬愛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
麻沙之南溪上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
大書也述於文曰南溪樟隱記蓋先君子之絶筆

也又嘗規一便坐取朱夫子歲寒二大字勒於其楣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蒼龍姿幹寧須匠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絶勝松拜大夫封觀是詩也可以知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先君子嗜書手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後人將欲以儒業惟其家洙輙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於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益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

孤洙涕泣謹跋

古詩

詠居二首　左思

濟濟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内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宫裏飛宇若雲浮峨

峨高門内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来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飲酒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移居　陶潛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

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来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讀山海經　　陶潛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踈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廻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来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林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娱試携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
徊丘壠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
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
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燭歡來
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

暮巾榮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空有役但願桑麻成蚕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謝公宅　　李白

青山日將暮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有虚白荒庭衰草遍廢井蒼苔積唯有清風閑時時起泉石

示兒　　韓愈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載以有此屋廬此

屋豈無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賔親冠婚之所於庭内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縷絡之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嘘松里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虗山鳥終夕鳴有類澗谷居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踈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来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巍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爲棊槊以相娛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學張樊

如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躧躧娟學子墻屏日有徒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嗟我不脩飾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　李德裕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踈歿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沈子寡時用夙志在林閭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脩竹蔭庭除幽徑松盖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

鳥近復躍儵魚少室映川陸鳴皐對蓬廬張何舊僚來

予與吏部乃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瞻前愧魏舒金門僚故也

凶宅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殁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繼相踵自從十年來不利田舍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墻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

欲悟迷者胷凡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宫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傷宅　白居易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回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

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新居感詠　杜世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引年九天還聽畀為雲二品祿俾盡百年期恩深淪骨髓感極横涕洟始營

莬裘地來向潍水湄城隅㝡窮僻匠者寧求竒卜築悉由已軒牗亦隨宜外以庇風雨内以安妻兒燕雀莫羣噪鷦鷯才一枝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桓耻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貟者適會承平時無術毗萬務無才撫四夷為郡亦齪齪勞心徒孜孜保身已天幸拊已宜自知開卷顔閒厚復懼来者嗤最哉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因舊一首并序

蘇子由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聽事陋甚有柴氏聽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尤亦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伐梧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

行且具構築役已輕鄰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閱吾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遷居　洪玉父

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竹落荊薪扉上為鸛鳥都下為雞犬棲相彼東北隅三畝以為基積塊與運甓實窪而培痺成茲道旁舍空我槖中資堂室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桐三四株當窓發華姿馨花人懷袖似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

豈不知前非骨相自不媚况復筋力微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巿隨里社庶以保期頤

卜居　　朱元晦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焉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来即共

懼容去成孫遊静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脩兹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杏為梁刺居處奢也　　白居易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碧砌紅軒色未乾去年身歿今移主高其墻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歳官收别賜人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窮奢極麗越規模付子

傳孫令保守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廻頭笑煞君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誠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倫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賔從路旁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顔色

世上悠悠應始知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燋口燥呼不得歸来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絶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

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濂溪詩并序　黄魯直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少吏在江湖郡縣盖十五年所至輙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

利癭具獄茂叔爭之不能按告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廼寤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長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菲於奉身而燕及𠑽婺
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
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成家求予作
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
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羮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
名弦古琴兮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蜕塵埃兮王

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塘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閑拏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酔高荷爲葢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懐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争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夫誰敢侮

律詩

絶句

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曽到唯展畫圖看

題李欵幽居　賈島

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来此幽期不負言

歳暮歸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歳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裴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

履道居　白居易

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活計微大有高門鎖空宅主人去了不曾歸

汶川村居　滕白

種茶巖接紅霞塢灌稻泉生白石根皤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

茅簷　王介甫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卜居　白居易

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

不如碩鼠轉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卜居　　杜甫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
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廢宅　　朱慶餘

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来巢屋

惟有閒人寄看花荒廐欲摧塵滿櫪小池初涸草侵沙
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襄州漢陽王故宅　皮日休

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耆舊說賢王林園一半為他主
山水虛言是故鄉戟戶野蒿生翠尾舞樓栖鴿污雕梁
拄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題故人廢宅　方干

舉目淒涼入破門鮫人一飯尚知恩閒花舊識猶含笑

恠石無情更不言樵叟和巢伐桃李牧童兼草踏蘭蓀壺觴筴詠隨風去唯有聲聲蜀帝魂

廢宅　吴融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鏁門幾樹好花空白晝滿庭荒草易黄昏放魚池涸蛙争聚栖燕梁空雀自喧不獨凄凉眼前事咸陽一火便成原

京師廢宅　張文潜

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牎積雨昏殘畫

朽樹經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洒掃舊時来客歎平生

艷姬驕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自榮

訪楊少監宅留題　周子充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

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

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可得誇

和謝　楊庭秀

相國来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

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先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

無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

詩話

買宅遺康節

嘉祐七年王宣徽拱辰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熈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

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房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窓虛響瀍澗臺逈綠伊崇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此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東占

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僦寧出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澥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䍦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摇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隄邊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髙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别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温公户名園契富

鄭公戸名庄契王郎中戸名康節初不改也聞見録

梁生芝草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既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者車駕臨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詩者曰相公賜新宅梁上生芝草爲甚脱下来膠少

茅三間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少茅三間南史劉羲真傳贊曰善乎龎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内宜

無放殺之酷程泰之演繁露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六